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三十五

元 郝經 撰

墓誌銘

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于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葬爇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

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恠誕癖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黄振起衰踣益為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禄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

金壁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為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又百餘篇用令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

矐曀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絶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為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户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為撰述奏可方闢館為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録雖甚醉不忘於

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梱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為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

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太河為基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頴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内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為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

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
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云云
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為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禄奔走急以為詩文作無益
糞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
開闢文源剪荊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
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姤𥨊前喘肝臆群犬狺狺共讒嫉
壓埃野馬為鬼蜮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

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房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伯熙字善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伻之裔孫也自伻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為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其宗黨在仕塗者嘗數十百人先生年十六七入國學喜為詩文

卓犖有聲與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遂不就舉遊公卿間𨇽音託弛自肆吟諷為樂視世事若不足為者貞祐初從乘輿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歲丙辰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寓殯于蘇門丁巳春其子某改塟于燕京梨園頭劉氏先塋房山其自號也先生資度瑰偉面若頳玉鬚髯奮張貴氣郁郁每花朝月夕浩歌綿唱音節豪宕聲滿天地觀者傾側以為異人出於官族而交一時鉅公故王綱

國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每言唐宋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亹亹有條若所親見如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能道其抵要其書法出於二王尤善真行小楷嘗謂經言篆至於李斯隸至於鍾繇真行草楷至於王羲之此書法之本也張長史顔真卿柳誠懸蘇子瞻黄魯直米元章能盡其變者也然祇當以二王為法學二王不至不失為顔柳坡谷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本二王便學顔坡不至則遂無正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僕初學書先大夫令臨真武樓黄庭者近千紙又令臨樂毅論者數百紙其大字則令臨魯公畫贊磨崖離堆更不許他學數年之間始令臨定武蘭亭魯公座位帖其草書則令臨張芝索靖二王而已令五十年矣不敢廢也子令嗜書其以是求之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學道廢缺如先生者寧可復得耶銘曰

涿郡古廟燊𥃁倚幽州大墳近十里龍文虎氣尚未已笑傲一世還遂葬此突兀又見筆冢起玉骨清峻有驥子

蘭亭已臨數百紙嗚呼先生乃不死

須城縣令孟君墓銘

甲寅冬十有一月大雨雪經在杞戍人方謦孟君振文來曰余生而孤令三十有二年矣汲汲遑遑無他樹立先君子又不克葬何以為人子令將由汴洛以求先君子遺櫬跋履山川蒙犯霜雪餓體凍膚而不顧篚口槁腸而不恤也遂去獲于洛之登封以歸而經亦北轅將會葬振文狀其事以請銘予哀其孤而嘉其志敘而銘

之君諱某字升卿世為保州人大父諱興字子昌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立朝蒞郡嶷嶷有政績時方右文而公復長於吏事故遂擢膴仕終振武軍節度使父某業進士有聲場屋母王氏年甚富而失其天介然有守婺居以終伯父某登進士第摛藻挺秀再貢天庭鸞凰翻翥遂為國華終同知順天軍節度事君蚤失怙恃子於伯父既生鼎腴能落紛華以自振三赴廷試特賜進士第去不就曰丈夫豈為斗升後乎以任子補保州録事攝

順天軍節度判官貞祐初北鄙用兵乘輿遷汴君為供具截截有紀律民不擾而備上嘉之賜一官不受曰臣子養君父分也何以賞為已而北兵屠保尸積數十萬礫首于城殆與城等君率遺民聚瘞之封十餘塚兵饑荐至託迹無所猶與州學生數人采稆食椹講肄不輟也河朔亡奔行在所授滕州司侯辟東平府元帥譏察徙須城令累官懷遠大將軍知國運日蹙不復中振遂不仕居偃師之大口志崛氣阜不忍自棄遂感疾正大

元年秋七月辛酉卒得年四十九寓殯于登封龍潭寺左三十二年乙夘夏四月某日葬于保之西原從先塋也娶李氏同郡都轉運使李公之女賢明有介操自君之歿撫其孤襁負寇場艱關百至卒底于成人以為難能一子鐸即振文也幼孤自知為學通春秋節節山立雖落魄不偶而不滓世汙事業雖未見已能挺身數千里塟其先人以是而推識者知其必復其先矣銘曰

先澤未斬國步已蹶本既顛矣況乃枝葉埋志下泉於

焉可揭君材不墮君節不折氣自杳杳行自曄曄有子而賢自復先業摇摇新楸偃偃稺栢三尺纍然是為君宅文或不死萬古斯烈

許鄭總管趙侯述先碑銘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固處之難去就死生之際處之尤難乾坤震蕩宗社翻覆去乎就乎骨肉離散宛轉決命死乎生乎惟識之明而養之素中有主而不惑乎其外雍容泰定不僨不撓不奪乎志不愆于義去不

苟就不屑生不偷死不傷而後權得而處之盡叔世板
蕩罕得其人於趙侯一門見之大梁亡天命去金乘輿
入蔡侯與其兄從時宗祧失守將吏師㬜百司竄伏至
蔡者十一二四郊皆壘孤城彈丸君臣誓死瀝血以戰
池戰而没則登陴陴墮而圯則柵巷柵拔而燼則買户
短兵頓則張空拳肉薄骨并背裂齒碎氣數盡矣於是
君臣慟哭以自刃侯之兄謂侯曰吾荷國厚恩叨玷仕
籍十餘年矣義不偷生以自起𡙇父祖俾我受學非為

禄養為忠義耳如或茍免非惟負君又負父祖汝未服
王命有砣砣之勇足以樹立國難不可不死趙氏不可
無後吾死國汝存趙氏後九原無憾矣言卒而戰以没
侯號擗突圍遯適宋宋人官之非素志也乃舉族北歸
而仕國朝倅二州將千兵封植松楸糞除墟墓任恤宗
族生聚子孫藹然之譽稱於當世嗚呼去就死生之義
侯之門不既具矣乎歲己酉寓殯者皆舉而葬將碑先
塋以賁下泉謂經曰先兄不以稚魯臨終而畀以後事

受命於危亡之際竄身於兵刃之交自惟涼菲日夕汗戰懼不負荷令天誘其衷旣卒事矣其敢自以為功乎先世之德也銘之可乎經拜手曰兄之忠弟之孝先世之德之澤其誰曰不可乃推本所自題曰述先敘而銘之趙以國氏本嬴姓與秦同出於伯益秦滅趙而趙散故為四方著姓侯之先河間之趙也世業農孝弟力田稱於州閭宋靖康末遼金構難曾大父元遷於冀州遂為冀州人大父榮有志槩爽拓不局時方右文天下靡

然向風掇膴仕綰朱紫顒岸炳燿動炙耳目顧謂其子曰閭閻皆進士唫唫取富貴吾子不可乎大吾門閭此其時矣遂執贄求師俾受學即侯父也諱甫字亨叔資警敏謹於禮而勤於學德既脩明業日精富三與春官薦書而天啬厥壽泰和二年卒于家春秋三十有八端序則見折于未騫有識輿嘆子璧字敏之次子輿字伯玉即侯也時大父尚康寧以未卒志為恨復命璧受學振厲穿徹年十九赴廷試聞望軒朗嶄嶄見頭角而大

父得疾援其手而語之曰來吾畀汝以志吾令爾父讀
書欲大吾門閭不幸蚤卒成吾志者惟汝而已其惟勉
之第不見聳壑昂霄爲恨耳言終而逝享年七十有二
璧感奮泣血力學泳令茹古掐抉恣肆蹬踴羣倫登興
定五年進士第釋褐泗州司候累遷朝列大夫尚書省
掾權尚書户部主事方駸駸仕路而鼎命已移天興元
年扈蹕入蔡二年春正月城陷死之年四十有七侯靖
深有謀沈鷙老事嗜書力學重然諾耿耿有介操慮事

審而擧必得機故挺身禍亂不跌不頓卒成其志尤高氣節所交皆天下豪右以義相許故聲名巍甚其去蔡適宋也宋以為唐州司法參軍簽判隋州軍事及歸國朝為許鄭總管行軍千户銘曰

孰不為死義所則死孰不為生幸偷不生死生以之義烈則榮趙氏一門㷀㷀言言義存君親死生兩完當地維之四絶六鰲岌以驚奔宗沈社僨蜚血渾淪莫不失守遯如荒翳孰如彼二昆臣節既盡先祀亦存一則奉

君以死如奔命之尚一則冒難去國如投吳之員千載烈烈有若而人蔡流湯湯兗彼忠魂松栢桓桓蔭其子孫凡不隕厥分弟不隕厥問先世不虛其教育之勤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視兹貞珉其書諸紳

崔氏世德銘

愽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為河朔右姓門地世閥更負迭庇高自擬絶當世貴官要族猶恥與聯昏匹然其家皆能自修飾世守禮義為朝貴為國士為士

豪嶽嶽樹立卒不靡於流俗蓋其先德先伐流風遺範有以致然故王謝子弟雖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羣髙陽崔仲溫愽陵之别派也其甞與之遊其論議粹白容止雅亮每為敬仰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為之銘乃為敘落之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愽陵連壤其先自愽陵徙河間故為河間髙陽人仲溫之祖某字種德淹綜經術方以經旨授鄉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銓句讀定闗例童稚甫齔音襯語

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捷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摛藻翥秀郁為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帥檄為吏知管尋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梗塞往往沉舟而去君喻以禍福曲為防制粮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没惟信安為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誓與國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遥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配温

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
喪其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
偽為殯竊骸而瘞之冢三年與其子某冒重圍塟先塋
人以為難能某即仲温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
信安既潰乃負母攜子裹糧闞刃隱垣墉蔽蓬蓽日數
十徙遇冦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匍匐完
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托大其家萬户
張公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娶張氏子杲

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羣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女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譪世閥先澤流代不乏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挺完節賢父子孝奕葉惟仲温志烈烈力幹蠱必也竭負厥母穸冦穴忍愈堅歷百折逃威奔患難疊欝松楸改顏色子復孫慶弗絶我為銘照阡陌九原光萬古揭

程先生墓銘

惟程氏系出於重黎至伯休父為周宣王司馬見於常

武之詩程之得姓其昉於此晉主夏盟鄭為悼公乘馬御子華子著書立言稱於仲尼以趙孟殺賢大夫而去厥後晉滅鼓鼓折入于晉則晉之程先生之先也先生名良字子美世家于鼓大父滋父革匱德不仕鄉里以孝謹稱先生資禀純亮昭曠淵塞振落紛華篤於力行明昌末舉進士兩與薦書繼而有崇慶之變乃辟地于河南乘輿還汴再赴廷試歸而嘆曰上不能匡時下不能為已可較尋常以冒進乎於是反身閉關無復世味

居瀔同濦水之上聞望日著遯以益耀從而受學者甚衆
律身既謹尚友論世與魏璠麻九疇王若虛為道義交
常稱先生以為遠之如不可及近之如不能去問學淵
深行業純備粹然一世之師儒轅固申公未足多也壬
辰河南亡逃威于陳州州陷而卒享年六十有八同室
同邑趙氏子男二人鎮字安卿鑄字伯禄先生嘗語之
曰鎮汝執余之咎斡余之蠱鑄汝繼余之志述余之事
且禮罰醫藥不可忽禮以閑邪罰以厲行醫以攝生三

者修身之要安卿以先生之故學不為仕而史學淹長工於詩與北平王鬱唱和甚有時名亦亡於陳伯禄舉進士有聲場屋才幹通敏嘗為諸侯卿雖艱關百至益能托大其家一女適同邑進士宋壽之男孫二曰大章業進士大有尚幼丙辰春改葬先塋伯禄為經言先君子墓宜有銘敢以累吾子經拜手曰斐文諛見不以為辱又何敢辭乃敘而系之銘曰

北風吹塵戈矛鬬紛先生胡為乎來不為千仞之鳳而

為大野之麟以道為裳以德為紳言中乎慮行中乎倫不爭尋常自同于隱淪潛以益振退而益尊不矜于文惟德之純雖爾時而屯而以屈以伸業以傳諸人德以貽厥孫與化同盡亦異乎無聞淮水湯湯淪彼厚坤古聖令賢何皆厄陳吾欲扣帝閽而真宰或嗔壤運構凶玉石俱焚於乎先生有不死者存區區世塵又何足為先生云

廣威將軍潞州録事毛君墓誌銘并序

臨清毛氏在宋熙豐間成忠君瑜以力學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蟬聯華胄德業相望郁為鉅族自宋迄金百有餘年至廣威君而復以名節著終其令聞子孫蕃衍而毛氏益大君諱某字伯朋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珣洎二弟評乙同登進士第終泗水令父大壯靖康之亂徙大名金初仕為永年簿有惠政人以佛稱君資孝謹介然有守嶷嶷樹立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每以名節自期明昌中丞父任五為監差而皆以課最聞赴靈

寶簿令有故去攝縣者幾二年髮櫛笛薅愛利浹足憲
司以廉能舉之方終更太夫人李氏訃至遂赴喪老幼
遮道號泣展轉攀送數十里不絕禫服向闋復丁承年
君憂大故疊複哀毀骨立言禮動禮未嘗少替大安初
北鄙用兵選授昌平軍資庫使未幾大敵至庫所貯犒
軍金帛億鉅萬姦人乘我師潰公為攘奪同官亦挾輕
貲以遯從者因以為言君厲聲曰不能守官無所逃責
又可乘君父之難為盜竊計以自利乎悖天負國禍累

子孫吾不為也貞祐初調潞州録事待次于大名尹知其才幹檄監漕赴燕都戒嚴乘輿遷汴河朔震蕩遊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徒蝟議曹逃君束之以法勉之以義且戰且前糧饟竟達已亥冬十有二月丙申敵攻府急尹委君計軍食而城巳陷兵人脅君降君不為屈曰余家世荐食國禄無所圖報國危而死分也又可偷生耶兵人怒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呌觸墻立致隕絶得年五十兵退瘞之府城北三里吳莊原之

先塋累官廣威將軍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脩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與君同日遇害兵退遂祔焉子男四人居謹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監居仁進武校尉通許醋監既北渡以名德被徵參陝右宣撫司事居喜早卒二女長適宣授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户張柔男孫三漸業進士涣澄皆尚幼毋弟二僖字仲和定遠大將軍渭南令儀字敬之年未及君遲之數年竟同解而仕敬之既仕而數課殿

至於逮繫君每營援必令全釋君昆弟未嘗别籍丁壯六七輩軍興選募良家子敬之一子被選時征人往往陷没其母行坐涕泣君憐之以己子代行人以為難能二女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不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若而人庸庸之徒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勲臣鏘鳯乘龍光賁外舍壬辰河南亡毛卒在汴居仁白之張侯侯力出之護送北歸而為之保宥安集本支滋蔓日益腴茂居仁以徳度直諒與縉紳先生遊為時

聘君方須不次之用諸孫嶄戢露頭角伯仲祚肖曄曄
榮暢其增大門閥軼先德而霈遺澤也必矣成忠君之
志廣威君之義繼繼綿綿無窮已乎歲丙辰將改葬公
夫人洎居仁請經為之誌經張侯之門下士也而與居
仁為道義交其敢辭敘而誌之銘曰
先德以為基孝友以為資細謹以自治剛宏以自持突
兀瑰奇頓而欲施孰意其與之材而不與時金風告衰
日入崦嵫塌翼乎卑枝而莫能奮飛于嗟乎君古人與

期國步危而氣不危鼎命移而志不移崔嵬此心死生以之與國俱死非死之私義烈在天子孫是貽碩大蕃昌其為報也宜幽墟𡨋𡨋鑽石埋辭君義不可埋諸孫其篤之

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

昔李廣數奇不侯及其卒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太史公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及傳大將軍青則以為有天幸而功烈不與焉論人者不以成敗顧材品之何如其得

失之輕重成就之淺深特係夫用與不用而已近世河朔豪傑跨州連郡分民專土莫不自以為雄奇至論長材偉人必以祁陽賈侯為稱首聞其薨噫嗚咄唶痛惜不已蓋侯以布衣崛起而為一方之侯伯不為不偶位侯伯者四十年不為不榮但其有戡定禍亂之略而未賜以鈇鉞有弼成至治之器而不被以公袞有處劇弭煩之智而不吏於輦轂有裕國阜民之術而不踐於會府有斡旋造化之手而不典於機密可以表則一世冠

晃當代而不羽儀於朝廷之上所以有識之士重嘆恨於英賢也侯諱輔字元德中山之祁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皇妣李氏侯生六歲而孤養於舅氏佟之家自知讀書卓犖山立沈鷙善射槩出輩行貞祐初將鄉兵萬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尋遷為令土豪王知以賂領州大為民害州人逐之推侯為守聞諸行臺遂授宣武將軍祁州刺史時諸方州皆事屠并爭地殺人不恤其民且薦饑更相啖噬侯獨保境教之耕戰招徠四方賢士

制事約法故民得安堵兵食足餘而戰有功遷鎮國上將軍遥領濬州防禦使仍知祁恒山公武仙時鎮真定而挾智事詐跳梁跋扈憚侯膽略密令所親取侯侯挺身逸州人從之遂歸國朝詔副萬户張公領州如故居無何仙窮蹙亦降時金源既棄河朔在所寇彼首鼠反側侯將本兵略地所向克捷取慶都攻蠡吾還掇安平取深州近右諸縣鼓城束鹿等望風降附於是踰滹沱取冀州兵勢大振武義寧晉衡水饒陽皆下遂逼鎮定

而仙復叛去侯遂有鎮定東南諸郡萬户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侯行元帥事於祁號南府祁南皆隸馬已而從定山東屢立戰功遷左副元帥副張公開府于保州築壘以合南北軍兩府諸城并為一道張公將兵在外侯常居守故無巨細一決于侯乃鳩遺民寛賦租拔猾梗剔姦蠹資糧日富士馬日盛春施秋殺恩威並著黠守豪帥帖沮懾服於是有城數十地方千餘里節度之州二刺史之州五勝兵數萬而户不啻十餘萬西盡

常山之尾綴出鎮定左轉蜚狐之口東包河間出九河南入冀野北盡涿易横絡上谷盧龍之塞而跨有燕趙有恒嶽之鎮有滹沱淶易之浸有桑麻魚鹽之利棗栗五穀之饒金鐵纖纊之產河朔諸道車轍馬足皆出其間四方之珍充羨而貨泉川流遂為一大都會汴梁亡朝省名士五十餘人會于保下侯皆厚為資給盡禮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則事之由是四方賢士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賢之譽日

隆事之利病日益闢政化修明人有生賴既富而教駸
駸乎治平之世朝廷嘉之璽書褒贊賜以金符升州為
府錫名曰順天丞相耶律公致書稱述政績之美仍以
詩詠歌焉官制行宣授行軍千户權順天河南等道軍
民萬户自是聞望益重每國家有大號令及大更革諸
侯大會同必推侯為首俾應受焉侯思致周給嫺於辭
令條析闓闔聳動觀聽故所言無不允諾至於籍户之
式頒之諸道子錢之蠧一本息止貸逋租薄重賦隂賜

及天下不可枚數朝廷欲使自諸侯入為卿士侯輒辭
罷燕京道最為攘劇號稱難治且與順天境土相呀大
行臺以詔旨命侯兼治之侯力辭不從遂聞諸朝以所
佩金符授其子文備令襲爵為行軍千户復授侯金符
與之商處行臺事領順天等道如故歲甲寅諸侯會于
朔廷上必欲相侯而侯得疾不起內醫中使問視相望
冬十月戊戌薨于會享年六十有三上聞震悼曰朕方
用之而奪去遽邪乃賻廐馬五匹輿歸以塟乙卯春正

月庚辰塟于祁之東原先塋夫人安氏王氏祔焉子男六人文備襲侯爵文兼襲祁州刺史行軍千户文遠文進蚤卒文慶文亮尚幼女五人長適行軍千户劉克剛次適參知政事王椅餘皆適名族男孫曰壽孫嗣侯之嫡子也侯資瓌瑋長八尺餘精偪老事志略深長望之儼然而其中甚仁初籍户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爾而獨良吾乎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

籍之為民其餘奇孤僮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
皆良家子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比其
年質使各為伉儷乃為築室庀器具妝奩衣物置大會
而命之且為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
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為良其仁隱如
此生平喜為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講讀必爇香北向而
聽之跼蹐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
謂之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令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

尤喜奬拔後進歳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為貴使為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令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遇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少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為燕勞而重為資給其好賢如此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為大可乎又能重自克治嘗曰凡令諸侯馮藉兵亂殺戮

之餘以有今日曾作何等事業既享諸身又欲貽厥子孫斯民何辜使汝世肆于上乎吾叨玷仕祿五十年矣刑戮之間豈無過濫沒身而已敢望其後哉其存心如此當是之時諸鎮侯伯往往為囂吏朋民牙角嚙猘使長貳侵官父子奪位而兄弟相吞偪封剝黎庶行賂傾軋至於破家赤族而不已故其兵民因以逃散困弊侯雖嘗蒙譏間弟為隱忍至死不起訟則其惠賚州人甚厚幸也嗚呼侯在州里則庇護惟謹而為良將帥收斥

土宇所當穿徹則為雄方伯撫存遺黎濟之以德則為循良吏應變處劇創法立制則為材大夫樂賢下士為善不倦則為賢諸侯就義棄利不貪寵榮忠於所事致死不易則有古之遺直德澤在人益久益深死而不亡則有古之遺愛方海宇横潰不資於人挺然自致恢宏正大停匯淵博非豪傑之資有大過人者能若是乎惜乎未盡其用而止於是也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嗣侯某請碑諸神遊之道某應之曰向在許洛聞諸

父師曰河朔兵亂而愛民好士者有祁陽賈帥馬則知
侯於童齔之時及其北渡館于侯門侯一見待以國士
盡以所藏書見付使之誦讀日夕周旋聞其論議見其
施設則知侯於問學之日侯之喪至自朔庭闔境士庶
奔走以逆自涿易抵深冀旁午五百餘里黎老扶杖坌
土衝雪塵壓鬒素氷淚滿面崩塌號慟若喪所親嗟隱
之聲道路不絕比襄事凡十有五日奠祭者倚疊而哭
之無不盡哀其為誌文環視而泣者日數十百人有所

謂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則又知侯德澤之深也故敘其事而為之銘曰

三光五嶽之氣分天下無全材三綱五常之教廢天下無實德嗟嗟賢侯元化之一間世炳虛萬夫之特精金百鍊天下之利器良玉不琢天下之美質巍巍堂堂為時而出乾坤破碎元氣湮塞溟涬茫昧滑泥抹漆盜販髡黥蹀血吞食嗟嗟賢侯嶷然而立應龍騰驤捧天開闢激水轉背垂雲矯翼廓清氛祲剷除荒棘連燕跨趙

大啟封域挈民嚚爐置之凉寂我戰我守爾稼爾織瘡
殘痏餘始得蘇息如焦斯濡如槁斯植髮櫛苗薅去其
螟螣濯之以浹旬之雨膏之以三春之露動之以凱樂
之風晞之以陽和之日尋以富教歌謠盈溢桑麻垂蔭
山河改色不有君子其何以國曹子藏之守節孔文舉
之好士阜侯清淨之化冠君愛利之實嗟嗟賢侯乃見
古昔而止於斯莫不痛惜及門慟號行道隕泣大木斯
久中生蠹賊磊落瑰岸長材偉器不害其為明堂太室

刴夫斷金之義寧肯棄於鬼蜮伊祁之南滹沱之北丘山巖巖豐碑抑抑大書特書萬代是式不朽惟德不在茲石

公夫人毛氏墓銘

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户宋亳道行軍總管張公其在國朝樹元勲開帥閫分茅樹社傳之子孫者雖其英略有以自致葢得内外之助焉封之本根隱然啟土别作一道跨有燕趙則左副元帥祁陽賈侯輔先後禦侮為

虎傅翼夾之以飛則行元帥涿郡喬侯惟忠智謀勇力
腹心爪牙戰功獨多則易州軍民總管何侯伯祥齊威
為和撫摩將校使盡死力屹為內主則公夫人毛氏也
賈侯三人者皆先公卒經皆文其碑經自弱冠館于公
門教授諸子者七年故受公夫人禮遇茂厚知其內行
為悉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則公夫人已薨矣
乃為文奠哭而其子某等致辭請銘經何敢辭按毛氏
周毛伯之肖北京臨清人宋熙豐間成忠君瑜以力學

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以迄于金遂為鼎族公夫人泗水令珣之曾求平簿大壯之孫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伯朋之女大興尹明昌名臣涿郡王翛然之甥也既出閥腴華胄而其少艾郁有貴氣與其姊皆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廣威府君皆不許曰吾二女若而人必配豪傑靡靡庸壻何足辱之及北京陷張公納以為夫人而其姊則配喬侯焉公夫人資婉淑明徹沉郁有策略時門下將校百餘人多與公故等夷或刲金飲血之友

或布衣刎頸之交或擒獲屈膝虓勇之士或反覆變詐姦宄之人皆方資之以為用而公以盖世之氣事多闊略且日鏖戰不暇存撫公夫人則勞來燠休之每詰旦以醇酒數石置大銀甕中設金銀斗盌不置盃杓褰簾徹幕撾鼓鳴笛命各劇飲置大胾不置楪恣其饕啖嘗置錦紵絺繡美衣而時以公意賜之其戰而被傷者則親飲之藥而為良劑傅之又各與膏腴田宅而時以珍玩慰結其妻子故無不感悅盡力公常出征軍中府中

雖賈侯總統而於機要必取決焉經營比次嘗出資糧馬仗以給公故公無内顧之憂而攻必獲戰必勝已亥以下闕文依明季本刊惜無善本補正姑闕疑仍舊以俟博識者已出教之書而勉以義故皆有成資喜為學陰陽圖傳樂石之術老佛之書詩文之藝皆能究竟日讀佛書為課焚香静坐澹然若與世遺者初自乙亥歳歸公已未八月某日以疾薨于寢享年六十有二是月某日權厝于府城東原一子某蚤卒二女長適喬侯之子琚幽閒執禮有母氏之風賦

詩彈琴窈窕物外人元内翰以其姨女嘗與之號曰靜華君次適易州太守郭某竊惟婦德以順為正而不在於才故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則不可有為其垂戒如此而春秋謂宋共姬女而不婦易復謂其動也剛古今載籍殉夫訓子烈然有為凡著名節者皆著于篇則與其有為以垂訓又如此益以順為正不可有為者常也開國承家贊内叶外紛拂而不失其操

顛沛而不改其度卒能成大事業有為而靜專在焉則變也故正者德之本變者德之用二者兼備公夫人有焉銘曰

高門夏屋兮婉婉周姬玉虹蟬聨兮先生門楣乘龍起兮邦家之基宜爾室兮公之資室有閑兮孰敢嘻子孫奕葉兮而乃棄而碧梧凋兮鳳于飛春風花落兮百鳥悲素琴生塵兮搴總帷老虎飲泣兮霜滿着百城縞素兮失壼儀長紼十里兮攀靈輀聲徹天兮淚成池其

德在人兮茲其可知中堂蕭條兮門慘悽霞玉盌兮反
金巵將士揮涕兮撫我其誰賓客掩袂兮吾將安歸松
揺揺兮柳依依魂一斷兮難水涓西園月照兮西堂西
星為冠兮霞為衣玉女兩兩兮纏霜霓天外珮響兮鳴
珠璣香霧冉冉兮煙霏霏貞魂之來兮其惟此時

故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何侯神道碑銘

朔龍起陸真人時乘破熱窟奮冰天而蜚其翻瀚海之
波濤震雪山之雷霆瑰厲日月推蕩風雲布為時雨轉

為陽春發育萬物作新生人雖曰聖神受命運會所屬俾之立極垂統亦一時豪傑相與比佽基構鳩緝樹立有以孱就者於燕趙之交崛起雄鷙羽翼元臣開拓土宇共成天功智計則策士勇力則名將慷慨服義忠於所事千户何侯有馬公諱伯祥字世麟易州淶水季路里人曾大父泉大父國清世厚于德為鄰里望族父淵材武善射智畧沉勇貞祐初起家為義軍都統守清楊口戍紫荆關阨上谷諸道濟流民還生口過冠衝威惠

並著終于易州刺史母鄧氏州里名門以聖善稱侯資
夙成自童丱從其父勇不自制數嘗敵鋒輒執俘折馘
衆皆異之年十五事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初道潤與其
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
者駭散侯獨下掖之道潤濾絕不能乘伏發前突侯奮
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遯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
令疾足間道聞諸朝乃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道潤因事
之初侯之父嘗為山西賊所襲乃言諸靖侯與十二人

俱冒險捷出以復父仇殺掠數百里破靈丘奉聖安水諸堡寨時年十有六衆以何郎目之是歳靖公薨侯以符節歸令萬户張公摧堅陷鋭勇嘗冠軍張公愛其材嘗置左右使之先後禦侮每戰輒與之俱侯亦以死力自效迅厲穿徹所當無前時河朔既定惟保定王子昌與信安張甫猗角為金守阻水出没刼掠近右子昌貎寢善戰軍中號為墓裏鬼為金經畧使尤為驍䟦萬户張公一日命侯取之侯厲水徑渡薄其城遂門馬格鬬

以入旋戰而出子昌窘甚攜其妾以遯侯追及之子昌背左以射中侯貫手于槍乃拔矢舍槍縱所乘騎張空拳而搏之生獲子昌及所佩金虎符偏裨數人束手就命信安尋亦潰甫出奔河朔遂平西山諸砦餘寇所保如軍市川姑姑堝紅花谷閃堂白虹野貍郎山等尤險絶皆攻下之於是闢地千餘里取三十餘城南直滹沱背盪幽陵西塞蜚狐之口東跳瀛博鷹揚虎踞隱然一軍跨有燕趙歲壬辰從萬户張公攻汴京拔洛陽圍歸

德破蔡滅金第功嘗第一歲甲午宋人畔盟大舉伐宋從萬户張公破漢東諸城屯曹武鎮偘將一軍於安陸郢復沿江上下破三十餘湖得船數萬艘又破芭蕉望鄉大洪諸寨馘虜萬計宋人出荆鄂選兵二萬救洪山公逆戰破之獲統制路分等一十六人軍資器械不勝計瞰臨江口有長驅之勢威震荆楚從攻光州帥拔都軍二百先登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拔之會攻黄州適有小舟來覘者萬户張公曰是舟泛泛伺吾隙耳

必暮夜來攻不備必為所乘命侯伏甲赤壁下以待夜二鼓果水陸俱出侯令其徒按槍箕踞俟其過中衝而橫擊之宋師大敗溺水者不勝計師還又拔張家砦俘獲數萬 大帥琨布哈察罕等既厚賞拔且以其功聞諸朝歲戊戌張公入覲陛奏曰臣之佐何其屢立戰功宜加旌異乃賜宣命金符充易州等處行軍千戶兼軍民總管仍賜廐馬錦衣金甲自是萬戶張公常命侯將行營攝帥府事軍中府中事無大小一取決焉侯既佩

恩遇知無不言有所不合必犯顏以爭萬户張公之樹
元勲開帥閫兼統河南諸道鎮遏江淮侯之力為多歳
壬子將行營會諸軍南伐既入敵境而大帥以故自他
道遽還諸軍不之知也錯迕倉皇莫知所適至于江口
侯曰由所來而歸必為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巢
窟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突戰旁出直抵司空寨寨宋
重兵所宿衆十餘萬逼寨而壁疏布營壘淩髙伐木為
合圍攻取勢既定命人為五竈火十炬選精鋭設伏于

營之前後先據險要黎明令軍士盡行而後鼓敵下衆
來追伏發敵駭亂且疑其衆盛遂奔追擊大破之摩壘
而還轉鬬十餘里他軍不能歸者并護以出上聞之下
詔褒異賜白金五百兩歲己未方以疾歸第令上南伐
詔侯參與帳前軍國事奇謀秘計多所獻納秋九月王
師渡江冬十月二日侯故疾復作壬寅終于鄂州江上
之滸黃洲春秋五十有七夫人郭氏萬户張公之甥也
婉淑有禮中表推其賢子男二人長瑛襲行軍千户先

侯卒次瑋卓犖有文風孫德隆襲行軍千户二女長適鎮撫王林之子某次尚幼庚申春正月塟公于易州馬頭砦麓之貯梁原既卒事其夫人及其孤與其將佐任某等狀侯行請文諸神遊之道某嘗館于萬户張公之門與侯遊而莫逆故知侯為詳侯偉風儀善辭令膽力拳勇輩行罕儔沈鷙有幾衡每戰輒先人而奪之心御下嚴厲東之不少縱雖其同僚至出令臨陣必以聲色威之渠亦慴服故攻必克而戰必勝疾惡尤甚面數其

姦而不靳通書傳大旨樂與士夫遊謙抑蘊藉不知其爲武人渡江之役與其會于武昌釃酒臨江趺宕懷古論當世事從横無窮國家方將奄甸江淮混一區夏而奪去之遽可哀也已既敘其事又繫之銘以寓哀文或不死樹不朽云辭曰

大恒東馳直入海涯海山沉雄故其人似之趙韓王之智曹武惠之賢照曜有宋亦如唐之山西歌謠慷慨借交報仇流風至今豈惟昔時烈烈何侯乃今見之將門

出將而又過之童稚虎觷露食牛之氣終乘龍運有良將之規目無全敵而能全師攻無堅對而能堅持握兵之符發兵之幾如脫兎與處女每紛紛而出奇晚節方隆遽與世辭風蕭蕭兮易水滑壯士一去兮不復歸昔人送荆卿吾以為侯悲

故中書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公

神道碑銘

皇朝誕膺天命奄征區夏經武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

治用楊公為相與天下休息公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受養黎獻整領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延續遺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中國之治繄公之力焉公諱惟中字彥誠洪州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皆用武貴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乃有大用意廓出太子伐宋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

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廟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為中書令領省事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谷幽皇帝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横恣不法詔公宣慰公按誅之出一府縄擢莫不健其決金亡恒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國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没刼掠數千里詔會諸

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憲宗
皇帝即位令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
為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樓萬户劉福為河南
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
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畏公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於
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者吾以軍法行事福以
數千人執梃擁衛下車見公公即握大梃擊踣之方起
又連擊之福匍匐褫魄而去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

河南大治遷陜右四川宣撫大使以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戳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為仁乎歲已未今上總統東師奏公為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冬十有二月某日薨于蔡州春秋五十有五公相三君歷事四朝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

懷其仁夫人某氏一子某方為諸生受學以經公之同
僚上介請文其事經曰昔王儉碑褚淵張說碑姚崇同
僚故也矧公之德於斯民有功於中國甚厚幸哉可無
書乎序而銘之銘曰
赤氣竟天北屬斗尾殺伐用張貞人是啟太祖取之太
宗治之帳前異人去殺有時崑崙虞泉仗節而往飲馬
河源指揮酋長滔滔江漢伊洛淵源北面降敵遂傳中
原試可不違爰立作相始用漢人斯民有望化樞載轉

雷雨一新日出炳天萬象皆春乃宏三綱乃舉八柄噓枯爲生活我遺命天資嫉惡誅去三兇精金百鍊莫當其鋒斯文不喪衣冠是賴又一太極天地不壞伊予何人一旦佐公布宣王靈附鳳攀龍振旅凱入際會千載年未中壽遽止于此德能及人施必在子刻詩貞珉以召信史於千萬年公乃不死

河陽遯士苟君墓銘有序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儀真者二年河陽苟宗道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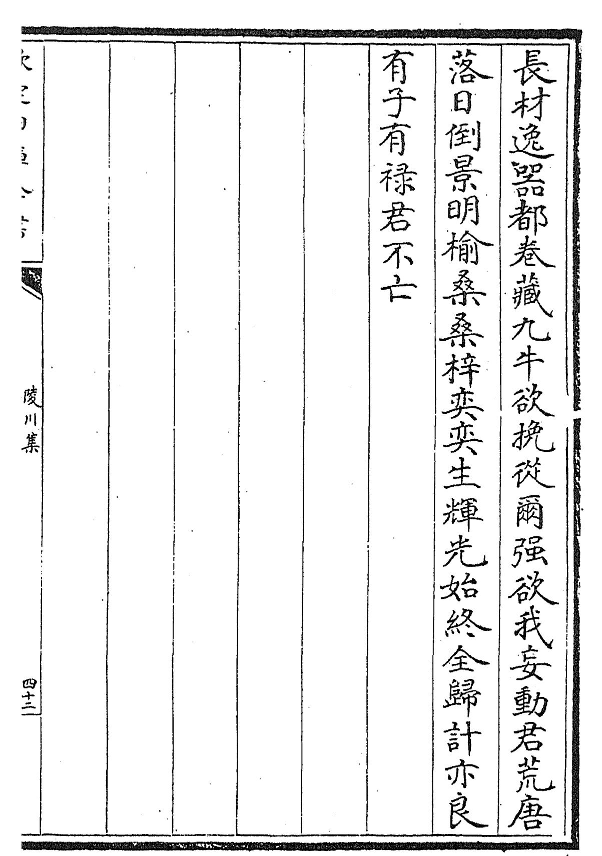
生從行為行府都事治書狀都管二事繾綣淹抑日夕相從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曹昧不能備述先德惟是先人之事所見聞者敢請一言半辭以賁冢木余之先君子晩年與宗道之父遊處里閈相得而甚相洽也以余父之執且其子受學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槩於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腷臆蓋知幾之士不犯難行而能遯世以保身者嗚呼乾坤龍戰海宇横潰能為時而起樹勲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則可

也如其不能卷懷閉密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然則冒難以進而不知止鮮不為暴虎馮河徒靡身于世者君諱士忠字信之孟州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知世將亂乃俠遊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為都統保青龍山時金遷汴限河以國流民南渡為北兵所擠而阨于河孟津渡尤為要塞而津吏因緣為姦名為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藉以死君謂其人曰是

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聞諸朝即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為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方南遂北首以辟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莅順天知其材欲引為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蝟興更相誣陷往往破家惟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二十餘年不視户外以絕辟召或者又欲相授遂稱疾篤舁歸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為遷祔其諸子昏配亦畢乃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

有業足以樹立有田足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卒于河陽之沇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氏雲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沇郁力學已為偉器宗禮材勉克家識者皆謂能大其後矣作詩以告諸幽云

昔曾拔劒倚太行種花釃酒家河陽濡如裘馬年少場南入鞏洛東汴梁任俠尚氣脩髯張四方有志歌慨慷大河誰意忽褐裳沇濟一夜水滿箱沸鼎不敢還探湯



長材逸器都卷藏九牛欲挽從爾强欲我妄動君荒唐

落日倒景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輝光始終全歸計亦良

有子有禄君不亡

陵川集卷三十五

陵川集卷三十六

元　郝經　撰

墓誌銘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金有天下百餘年澤潞號為多士葢其形勢表裏山河而土風敦質氣禀渾厚歴五季而屢基王業而甞雄視天下故其為學廣壯高厚質而不華敦本業務實學重

內輕外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州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事科舉而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恥謠詠而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為禮義之俗而加厚焉陵川學者以郝氏為稱首郝氏之學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東軒君始君諱震字子陽系出有殷帝乙封支子太原郝鄉因以為氏始祖儀自太原遷潞州高祖祚又遷澤州陵川曾祖善祖從義父璋七子君其季也君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為章

句誤學官學入京師太學遊公卿間久之乃還益厭棄凡近不屑就之也既歸徜徉山谷從而學者甚衆講劘道藝淵匯日邃益有高世意而無復世味以經旨授學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尤長於理學賦詩多警句晚年益趨平實淡如也彈琴得古遺音每呻吟俯仰趨節紆韻超然若有所得逢山水佳處輒為數日留賦詩彈琴自樂也一日過一道院松竹茂蔽坐於其下彈琴而歌睡鶴十餘驚起鳴舞珊珊戞戞終曲乃去

從者咸以為異事諸兄甚謹篤于友愛諸兄以族大稱長兄之命異居君乃涕泣三日不食曰吾業儒而為是何以為訓不義而生不如死諸兄得欲而生我將服義而死諸兄懼復聚廬同食以終年四十九配侍某氏子男三人天祐天祺天貞皆治經為學而天祐尤知名君初名旦後更今名自號東軒老人銘曰

太行峩峩天地之脊吾家其顛千載寥闃箝以益固噤以益默惟君亢亢矯首迅出揮斥鴻荒面目太極搴玄

圃之玉芝剷荒除之夭棘秋蘭兮青青秋香兮满庭君翩翩兮下征掇其實而餐其英乃曳長裾乃抱玉琴明月清風翛然此心葱葱兮桂陰慕其德音人累益輕天趣益深夫復何爲付之長吟君其往矣後來繼今

先伯大父墓銘

郝氏世業儒以治經力行爲本而篤於齊家之道自曾伯祖以嫡長涖家已有法制使子孫世守至伯大父復以嫡長涖家而昆季十餘族長穉百餘口既總家事乃

會諸宗戚而告之曰夫衣食足而知廉恥倉廩實而知禮節士所以忘義失守至於沮氣墮節者殆多逼於饑凍耳故孟子以農桑為王政之本而其書數及之令其以次為家督欲諸宗親子弟治生為學二者兼進始則仰事俯畜終焉立身行道進而得則各大而家退而失則必有所歸不至於落魄無賴亦足以為善士夫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雖或成就有過人者而為書傳所稱亦非教育之良法泛駕破車雖一日千里曷若駉服

以進於道乃相其宗親子弟材器曰畀汝田若干頃畒汝率田夫而治之桑若干本汝率諸婦而治之錢若干緡汝率商人而治之書若干帙汝從某師友某人而治之余則均其有無而治其勤惰於是數年之後背食豐餘而學業日進先祖及諸父文譽大振而門下學者日盛矣其在家也則雞鳴而冠衣杖而立於庭諸房子弟婦姒皆闢門秉燭盥漱笄總黎明以次省於舅姑父兄退而各執所業或少有稽緩則旦而問之故責之庭少

廢禮者則加鞭扑焉至于再則會宗親中表列其狀而加之罰飲酒醉者有罰冠衣不正者有罰取友不端者有罰事師不謹者有罰惰于學者有罰相甚閒者有罰譁于庭者有罰中堂曰棣華歲時燕集上下肅然又以孝友睦婣任恤等數條書于榜曰有違此者非郝氏子孫至于鄉鄰不法者畏其聞知輒自戢曰勿令大翁知有訟者則相率而質其曲直行於里巷望者趨而避不及則揖而拱以待其為人敬畏如此縣令丞每至縣則

輒就門禮謁其諸弟姪必一人教授縣學故門第家法
無不推重君諱源字清卿曾大父昺之長子也卒年六
十四伯祖母王氏二子輿輂輿字正之博學能文三赴
廷試有聲場屋歲壬辰没于兵士林惜之銘曰
郝宗重承兩世嫡方王千仞斷鼇立之綱之紀撫其室
支本蔓衍蕃宗戚李廣簡易誠無敵刁斗未若程不識
有身有家衣且食晝吟夜誦簡與筆原田每每日墾闢
繭絲爛爛充以殖孝弟忠信修行實言笑顧步皆紀律

家道既正無敢逸富貴在天吾豈必凛焉高風誰可及雲白天青太行脊擬將傳聞作家極再拜揮涕書貞石子孫世守其勿失

先大父墓銘

歲丙辰春經至自沙沱家君得風痺疾遂在牀簀卧以畀命曰吾齒已過吾父十年矣雖疾病夫何憾惟吾父之事先有子元子之表在而壙中之文未具且大節之灼灼者而猶未既載焉吾語汝汝其論次乃再拜受命

敘其事而為之銘惟郝氏繫出有殷世于太原一再遷于澤之陵川遂為陵川人高曾而下皆學不為仕先大父諱天挺字晉卿幼開朗卓卓不羣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太學生頡翥縉紳間崇慶之變東載而去曰時事如此可區區冒進乎遂歸遠近俊茂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已為本涖官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末也故經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資河東元好問從之最久而得其傳卒為文章伯震耀一世其餘鉅公碩士出其門者甚

衆則其所學可知已時有金既棄燕雲河朔隨亦不守遂往來淇衛間貞祐初人爭南渡而阨于河河陽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餘里積流民數百萬饑疫薦至死者十七八先大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為乃貽書譏察使范元直使聞諸朝曰昔昭烈當陽之役既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荊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

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私船寛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書奏即日中使告諭令疾速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衆於是亦挈家南渡興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遘疾考終命于北舞寓舍春秋五十有七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先祖妣張氏前卒繼祖妣司馬氏一子即家君也男孫三經彛庸女孫一歸清苑陳氏初既遘疾謂家君曰郝氏儒業自吾叔父

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奉杖屨于地下既祥
家君將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家君乃夜啓殯
負其櫬以遯而英靈屢見于其所往輒為警覺以導其
行雖徒步千里渡大河登太行展轉冦穴卒達于陵川
興定四年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先塋東軒老人之墓
側從其志也先大父美風儀冠衣甚偉閑於辭令脩然
物外人而談王道議國政商處吏事甚得體要嶷然公
輔之器而適叔世東背塵閈竟莫能用卒於流寓人憐

其志云銘曰

郝世不競枘其株根赤立孽霜蘊華于春一世于邁天葩吐芬晦以奕世其氣益振氤氲渾淪其屈益信萃于我祖瀹蘭天津箟其羽翰嶷于青雲巖巖盤盤穹乾厚坤玉山高寒瑩徹無麈雖事業不少見而道義是存繼其志有千里負葬之子述其事有萬古遺山之文滄海遺珠長鯨怒吞匱輝翳光以耀其諸孫嗟余諸孫可汨其流而湮其源志惟益堅氣惟益完以復九原以慰乎

下泉

先叔祖墓銘

先叔祖諱天祐字賢卿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之子先大父之從昆弟也宇貌瑰托器識髙邁日記數千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為學即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汎入佛老者數年以為過髙無畔岸復取六經語孟讀之於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大安末知世有隍之變愈益遯默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往來箕潁超然

欲以追巢許也作古文歌詩往往散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法嘗以為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而鍾王書之經也顔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文餘楷草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趙内翰周臣見君蘇墳詩及書蹟遂遺書欲致之京師即挈家去於山林幽阻人迹不及者而居然無幾何雖京都人亦知其處後聞有欲薦諸朝者曰大厦將

傾吾不能為破家人又挈家去元内翰裕之既受學于先大父又嘗與君周旋文場故特敬畏聞其又避去乃以詩相招君復詩絶之而竟不出壬辰之變年四十九没于兵先叔祖母宋氏一子思直字繼先亦博學能文亦皆没于兵嗚呼郝氏之學大于東軒老而終于君其嗣胤遂不復見而諸父昆季亦皆泯泯焉獨遺家君及經天乎何於吾郝氏若是之刿也先君既命經論次先世故書此以列諸東軒老人墓側以事不朽銘曰

文葉班班貴于衆枝道氣顛實于君匱奇初則亡羊幾惑多岐瑰詭譎怪投瀾抵巇番然而回真是之歸明白開朗冲融希夷弄月吟風獨樂良知德充乎身命違于時收藏天光滑于塵泥每登琴臺望元紫芝千山雲沉知音者誰濯足于頼振纓于箕危不治厨何與祝尸棟折榱崩夫誰可楮我其長往山鹿野麋君無我招亦莫我追我非絶世不可有為大河絶流商於雪飛天狗墮地蚩尤出旗嗟嗟乎君既往莫違獨不憖遺諸孫孔悲

伐石鑽辭東軒之西䰟其一來與不死期

子阿寶附殯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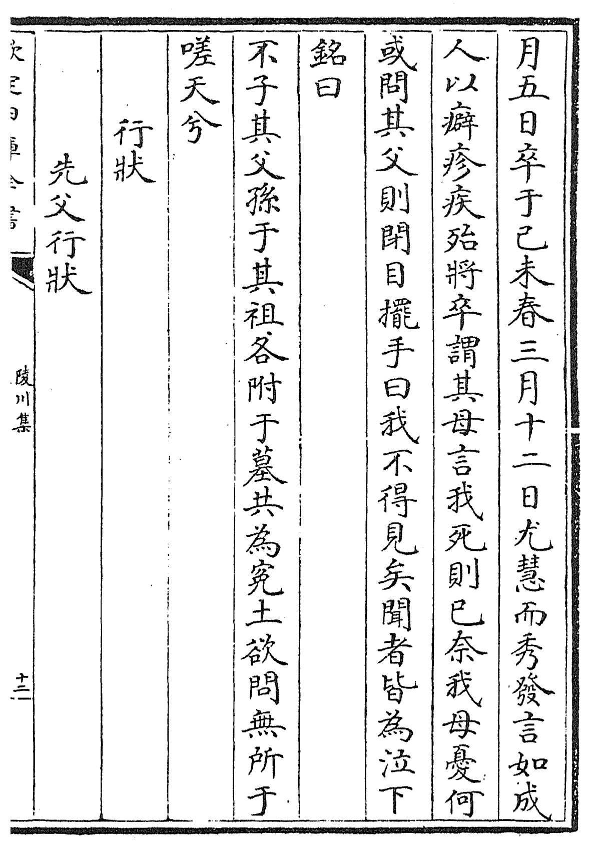
歲壬寅余始醮于滿城徐氏甲辰春正月子阿寶生廣額方頤眢目若畫氣阜而聲宏家君以為類先大父日夕抱弄甚以為慰丙午春先妣委化權厝于府南倶河之北原術者黙言君家喪氛未殄余在衰絰重以為憂夏五月三日童稚聚嬉以冰屑置于阿寶之腹觀其溶滴以咍其駭頃之寒氣入腹暴下數升入夜背弓搐搦

而氣竭生三年矣明日附殯于先妣墓之西側哭而納
銘于壙云
屬余毛離余裏狀乃爾嫡有子而遽死兮吾母之土未
乾而復竁于此兮祇重余之戚豈余之子兮

子阿長附殯誌

歲戊午冬先君告終權厝于府西吳爺灣之北原庚申
春余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哭墓而入墓之東足小丘附
焉不知其為誰也銜涕而去及門冢婦哭于室乳媪之

懷空矣乃知向之丘吾子之所也因慟幾絶旣而嘆曰天乎何天虐吾郝氏之酷也母氏之終再踰月而吾子阿寶卒附殯于墓側吾父之終亦再踰月而阿長復附焉豈母氏之愛阿寶而攜持之去耶吾父之愛阿長而抱弄之不忍舍耶故各于其終之後而卒卒而附于其墓抑吾之不德不孝致吾子之弗克昌耶祇吾之不德而禍吾子耳可無殤乎乃叙而誌之初徐氏不婦歸于家再娶淇澳張氏是生此子五年而卒生于乙卯春三


月五日辛于己未春三月十二日尤慧而秀發言如成人以癖疹疾殆將卒謂其母言我死則已奈我母憂何或問其父則閉目擺手曰我不得見矣聞者皆為泣下

銘曰

不子其父孫于其祖各附于墓共為宂土欲問無所于嗟天兮

行狀

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温字和之資剛潔逈逈不倚不為邋遢蒢戚施疾故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横逆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凛凛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俶落六年洞達遼匯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蓄之靳靳不妄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疆理日蹙慨

然有志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股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于舞陽既免音問喪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用子為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啓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為盜竊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啓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

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辦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先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聚後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馬壬子館于萬户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議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牀簀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

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强為之起咄唶曰發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茍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茍禄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為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静直其未嘗禄仕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宫同權厝于保城之西吳爺灣之北原三男經彝庸一女適清苑陳洛男孫二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

為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界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為本以為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醇未醨其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為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況髫齔之間乎語言啞咤肝臆緘固神出入而未舍識靄昧而未

明容妥娜而未莊氣閃爍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是
乃為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為書之
制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少
長則為解說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
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為本決科詩文為末而寖致之大
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孑孑必以為是區區致力
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
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為小吾所

見者以為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灑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紊理踰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壞倫類亦不以常而重為之誑敗德孰甚焉吾不為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為大人保是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即為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為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終為成人方卧疾也一日語經曰汝

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已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决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為亂略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憒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嗚

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壙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為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先妣行狀

先妣姓許氏澤州陵川人與郝氏同里閈世為姻好故既笄而適家君逮事先大父甫廟見北鄙已用兵遂從家君奉先大父逃威山谷間推夷就險羞精食粗采擷嵌汲谿澗樵薪蒸以養備極艱苦而不憚也興定元年

先大父卒既禫家君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死而不克葬安用子為遂與先妣決策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夜啓殯竊骸以遁時金國棄河朔限河為守諸津要皆禁自北而南者則渡有王事于北者則渡非是則不渡也久於河上資糧懸罄適有受業先大父者為機察使俾偕賜上黨公茶果船以濟遂至于衛之長垣賊衆單重等行剽掩至人皆入窟室先妣獨不去守骸以坐曰寧死可棄我翁之靈而

求生乎賊至將兵之不為之動賊厲聲曰若何人獨此不去若所守者是何寶貨曰此我翁之靈將歸葬先塋者今幸得濟河有死而已其可去乎賊感愴兇鋒少沮詰姓居曰陵川許氏也昔舅氏彪嘗為澤掾賊中有澤逮而得舅氏保宥者因驚悟曰若許某之妹也且語舅氏之恩且壯其節遺白金數兩而去遂登太行時隆冬雪盛天地晦㝠官兵盜賊搶攘旁午從行者因長垣之役皆散去獨家君先妣二人而已而家君復目赤暴發

道滴水場太行之至險也盛雪冒之蹊徑不辨指峯巒為的攀緣嵌隙循蹬崖磴負骸導家君而進纔半途已入夜矣黎明始出山再日達于陵川乃克襄事元光元年復渡河冬十有一月生經于許州臨頴之城臯鎮天興元年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繼舉彝庸二弟經年十有六欲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氏儒業四世矣名士如元遺山者我之自出故家淵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令宗族之在河南者皆盡矣惟吾獨在有

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成不隊（墜同）家聲吾儕凍餒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於吾責何有若以利責之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世之靈照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感泣為之賦詩有日月儻隨天地在詩書終療子孫貧之句於是命經就學欲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一日雞初鳴經猶凭几伏誦書帙紛紜殘燈無焰先妣竊視之慨嘆良久呼經語之曰能若是吾有

望矣勿始勤終怠喜而自足半塗而廢吾見進銳退速者多矣力學而卒成者鮮也汝自暴棄一身小矣先世之責之重於汝大也經遂日益激勵蟠錯刮磨肆意經傳砥礱抉剔鉤昧蹈遠媿乎其若癡茫乎其若迷熸焉猶未先也而天遽降割歲乙巳冬十月十日遘疾丙午春三月九日考終命于私室春秋四十有九寓神宮于保之南原先妣資稟淳懿婉淑有守識慮詰極經所與遊一見之輒曰某當交某當絕經或不如訓輒為小人

所累所居既去鄰里思之稱道不容口待人以信不疑人欺已事家君敬慎不違每勸以義賔客至盡力供具資用闕必假貸以給經逮事十餘年雖屋漏獨處未嘗見其惰容東諸子以義嘗語經曰吾忍窮使汝就學非為利也欲汝知道義負荷祖宗不汙之而已今世子弟以一時之利敗終身之義者皆是也是豈子弟之罪其父母不處以義而責以利使之然爾以貨財殺子孫吾不為也汝其勉之先妣雖終言猶在耳嗚呼旻天弗弔

經未底于成不副母氏之意母氏亦無一日之燕終身艱厄下壽而卒孰爲之司而使之然也一女未笄二弟尚幼宛然失怙家君戴白坎然而憂何剡吾郝氏之虐也惟母氏之節之德固宜昭之金石著之竹帛不可昧没也矧昊天罔極之報萬萬無一乎於是録經之所聞所見者立言君子苟賜矜允爲之譔述使遺美不墜光慰下泉雪終天之痛報罔極之德銘佩之意死且不朽

謹狀

喬千戶行狀

高祖諱曾祖諱祖諱父諱順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東王里人世業農為大家母李氏腹公七月而寡公幼聚嬉異於他兒及長有志略捷勇善射衛紹王遇弑北鄙用兵四海有改卜之兆公慨然輟耕長嘆曰時事如此大丈夫樹立之秋也何區區爾為遂落魄不事生理俠遊燕趙間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擾公以義軍從令萬户張公起於定興保西山之東流堝樹義旗招

叛亡跨山連海威聲大振北兵扼吭盤桓而不得進行
臺開之便宜授公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受經畧苗道
潤節制從張公鎮撫西山諸保砦張公勇而有謀膽決
善戰燕趙之豪附之者衆每以方畧授公使戰輒中機
會嘗以少擊衆由是威名冠張公之軍國朝悉兵南下
萬户張公逆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時公居守東流塢
北兵以張公至塢下招諭使降公拒之諸軍既登公猶
拒守自若進攻拔之張公以腹心之舊爪牙之用能全

節守義義而釋之公荷更生之庇以死力自效遂從下
雄易安保諸州宋人乘金之亂使彭義斌將兵襲河朔
至澶魏建旆而北公以一軍躡其鋒諸軍壯之真定武
仙叛並山諸州縣保砦皆拒守萬户張公會諸軍擊之
令公攝帥將騎兵數百步兵三千人鼓行而西時敵兵
將聚保於狼山砦公召諸軍吏曰彼將歸其巢穴我遏
之必殊死戰歸師勿遏軍志之戒也不若覆諸山下啓
其歸路彼既得歸莫有鬬志是獲獸于穴也衆從之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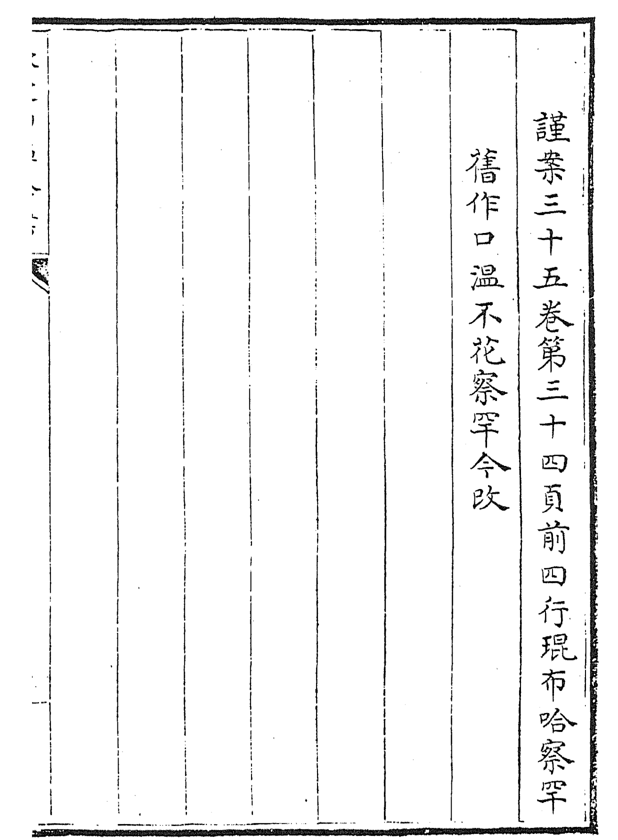
兵既過公鼓譟奮擊大破之時有别部將陷敵者公横
戈突陣而入力戰救之乃獲免於是諸叛望風降附遂
入鎮州武仙奔公會諸軍追之馘虜甚衆遂會攻彰徳
轉戰至齊魯駐軍滕州牙山中夜敵出不意襲壘而入
公獨騎追戰奮戈大呼横衝逆擊諸軍始覺譟以繼之
敵衆駭散填山湮谷而奔於是公名震河朔矣其圍益
都也援兵數萬幾及城公掩擊敗之獲衣糧戰具甚多
遂閉其門會内兵闢門突出公嬰其鋒短兵接戰敵敗

走主帥旌公勇以勵諸軍先是萬户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以公為元帥都監遷副元帥至是帥還仍行二安州元帥事未幾出鎮唐縣行元帥事復從張公鎮新衛州辛卯冬渡河會戰于鈞州遂會諸軍圍汴金義宗北渡丞相白撒圍衛州力戰郤之追奔至黃龍崗復會諸軍圍蔡河南平張公入覲以公將行營征淮南歲甲午朝廷論功張公陛奏曰臣憑藉國家威靈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亦臣有一二爪牙熊虎之助臣之副將喬

惟忠戰功甚多乞加寵異於是朝廷以璽書金符錫公
仍以千户世其封自是連年大舉伐宋公感戴恩遇益
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黄等州功尤多丙午夏寢疾五
月二十七日薨于第春秋五十有五寓殯于順天府城
之東原公美鬚髯沈勇善戰遇大克捷恬無自得之色
其攻黄州也敵兵夜襲諸栅公率銳卒戰主帥擧火視
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翌日主帥懸賞求之公竟
不自陳其不矜如此雖奮起畎畝藹然有閥閱簪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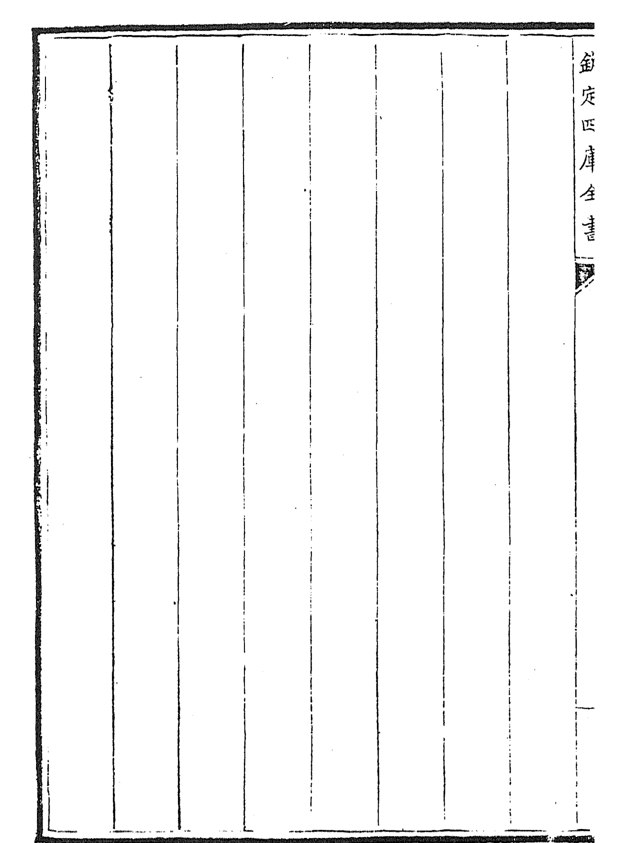
風事毋孝每酣戰而歸必頓整冠服拜而問安及居喪過于毀瘠遂感疾不起治家有法束諸子以義節於自奉為千户侯而服食不過于華夫人毛氏子男五人孫三人女孫一人歲庚戌將改葬先塋文碑墓隧故次第始終昭灼者于右鴻儒碩筆其諒于兹孤子珪等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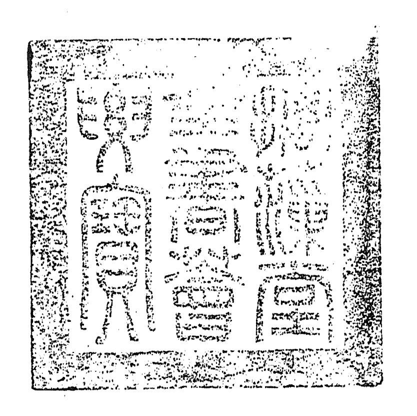
陵川集卷三十六



謹案三十五卷第三十四頁前四行琨布哈察罕

舊作口温不花察罕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舉人臣龔秉震